

## 顧太清《東海漁歌》中的夢境建構

江宇翔<sup>231</sup>

### 摘要

顧太清為清代詞學中興的女性要角，其詞集《東海漁歌》共收三百三十三闕詞，筆者將詞集中的「夢」作為論述主題，將詞人書寫詞作過程中的夢境做出解析，以能完整夢境與太清生命經驗之間的連結。本文共計分為五節，首節為前言，第二節為夢境景象的描繪，第三節為乘載人生的夢境，第四節為為他者所著的夢境，第五節為結語，經歷上述五節之論述，可以清晰太清於日常生活中的夢境所遇，亦能理解詞人如何以夢境，論述自身的生命感懷。

**關鍵字：**顧太清、清代詞、夢、知人論世

---

<sup>231</sup>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 一、前言

顧太清出生於清嘉慶四年，為清代中晚期之著名女性詞人，其詞作受後世高度評價，如梁乙真即於《清代婦女文學史》中云：「太清諸詞，精工巧麗，備極才情」<sup>232</sup>由梁氏所言即知太清詞作之工極為精細，這種精細的寫作功力卻與其學習詞作的時間呈現反比，太清直至三十六歲才在丈夫的指導下初做倚聲，<sup>233</sup>詞集《東海漁歌》所收之首闕〈醉蓬萊·和黃山谷〉即為道光十五年所作，<sup>234</sup>此年太清正好三十六歲。

顧太清習詞之晚有所原因，其為乾隆朝大學士鄂爾泰家族之後，但其祖父鄂昌因受文字獄牽連被賜自盡，因此太清出生時實則以家道中落，也因此罪臣之後的身分，其年少成長的經歷有許多辛酸以及苦痛，甚至有著流落大江南北的生命經驗，廣東、北京、閩南、江南，皆在太清詞作中出現，<sup>235</sup>甚至直至二十六歲才透過冒顧姓，<sup>236</sup>嫁予丈夫奕繪，<sup>237</sup>以此擺脫罪臣之後的身分。

《東海漁歌》為顧太清所作詞集，共計收有三百三十三闕詞，詞作內容多為閨閣女性之題材，雖無涉略時代與社會的作品，但其中關乎於家庭、好友、題贈、景物等題材，皆有眾多研究價值，如況周頤即評價其：「純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煩洗伐，絕無一毫纖艷涉其筆端」<sup>238</sup>太清詞作雖為閨閣，但其仍能保守於纖艷的界線之內，使其能顯現閨中女子的細膩情緒，卻不會過分艷情。

欲表現閨中情緒，卻又不成為艷詞，太清遂將各類情感託付於眼前生活中的萬物，如將梅花比喻人之高潔<sup>239</sup>，或是透過眼前所見的景發抒發感懷，如以花卉綻放對比自身生命，<sup>240</sup>皆是太清詞作中能不跨越為艷詞的關鍵，而在多種

<sup>232</sup>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北：中華書局，2015年11月，頁259。

<sup>233</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12月，〈前言〉篇，頁9。

<sup>234</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頁2。

<sup>235</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前言〉篇，頁2。

<sup>236</sup> 金啟琮：《顧太清與海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頁30。

<sup>237</sup> 顧太清為罪臣之後，丈夫奕繪則為乾隆朝五阿哥永琪之孫，襲封貝勒，兩人的婚配並不能合於清代規定，但道光四年時奕繪府上包衣顧文星逝世，奕繪趁此機會讓太清假冒為顧文星之女出嫁，以此才能讓太清符合清代禮制規定出嫁。

<sup>238</sup> 況周頤：西冷印本《東海漁歌·序》，收於：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頁709。

<sup>239</sup> 顧太清〈被花惱·題王石谷《畫友梅軒圖》〉：「疏枝老幹自斜橫，開滿冷花冰蕊。竹裏柴門對流水。夜深人靜，夢回酒醒，半隱烏皮几。明月下，小窗前，亂飛瑤雪寒煙裏。瀟灑足平生，不作勞勞羈宦子。梅花結伴，修竹蒼松，樂事無過此。任三春桃李鬥芳菲，怕風動、嬌紅盡吹起。畫圖上，一片清香生素紙。」本闕詞為對王石谷畫作之題詞，由「瀟灑足平生」開始便將王石谷比喻為梅花，並認定其有「任三春桃李共芳菲」之骨氣，不理世間俗務。

<sup>240</sup> 顧太清〈燕山亭·早清明，後一日，用曝書亭〈清明日飲杏花下〉韻〉：「已過清明，社燕初來，風



的情感託付以及所見景象的抒發中，筆者發現太清詞作中有一以「夢」作為主軸之系列作品，諸如純然書寫夢境、以夢境連結過往生命經歷，或是期望透過夢境與遠方友人相遇，這些主題詞人都透過夢貫穿於詞作之中，故筆者以此為切入分析《東海漁歌》中，以夢境作為主軸之作品。

筆者觀覽前人研究之成果，於專書部分，諸如金啟琮《顧太清與海淀》、<sup>241</sup>張菊齡《曠代才女顧太清》，<sup>242</sup>兩者皆側重於對詞人生命軌跡的分析與評斷，關乎於文學部分的有盧興基《顧太清詞新釋輯評》<sup>243</sup>，本書將太清詞作一一校箋並且給予細部的解釋及評論，但部分解釋過分薄弱、又有部分分析過為牽強，而若以詞的分析及分類較為合理的則多為學位論文之作，諸如《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sup>244</sup>《顧太清《東海漁歌》研究》、<sup>245</sup>《顧太清《東海漁歌》之花妍書寫》<sup>246</sup>，但上述三者的分類方式多為廣泛，未能單獨以《東海漁歌》中的夢作為研究題材，故筆者將以《東海漁歌》中的夢境作為研究核心，以此分析詞作中夢境的使用。

本文共計分為五節，首節為前言，用以表明論題之導出、前人研究之成果，以及節次安排；第二節為「夢境景象的描繪」，擷取出關乎於夢境記錄的詞作，透過文字分析，以重構其夢中世界；第三節為「乘載人生的夢境」，本節將分析太清詞作中，如何以夢境包裹人生所遇與所感；第四節為「為他者所著的夢境」，用以論述詞人如何用筆尖，書寫因他者而有的夢境，以此為題做出整理與意義的探討；第五節為結語，將上述文章論述作出總結。

## 二、夢境景象的描繪

夢境景象的紀錄為《東海漁歌》中部份詞作之主題，此處所云之夢境景象，即為太清詞作中純然書寫夢境之作，作品之中並無把夢作為事件或是情感的載體，僅是純然的描寫夢境其中的景象，太清透過作詞記錄下睡眠中的夢境世界，

---

信幾番吹透。紅了杏花，白了梨花，綠遍池塘楊柳。恰恰嬌鶯，聽簾外、新簧圓溜。依舊。到乍試春衣，海棠時候。不是舊時人面，奈多病多愁，花能知否？鬢絲禪榻，寂寞閒窗，堪笑有花無酒。意懶心慵，偏遇者、困人長晝。迴首。春漸老、花飛渡口。」詞人由花的繁盛聯想到自身生命經驗。

<sup>241</sup> 金啟琮：《顧太清與海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

<sup>242</sup> 張菊齡：《曠代才女顧太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sup>243</sup> 盧興基：《顧太清詞校箋》，北京：中國書店，2005年7月。

<sup>244</sup> 張雅芳：《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sup>245</sup> 李映蓉：《顧太清《東海漁歌》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sup>246</sup> 江宇翔：《顧太清《東海漁歌》之花妍書寫》，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22年。



如〈江城子·記夢〉：

煙籠寒水月籠沙，泛靈槎，訪仙家。一路清溪雙槳破煙劃。纔過小橋  
風景變，明月下，見梅花。  
梅花萬樹影交加，山之涯，水之涯。澹宕湖天韶秀總堪誇。我欲遍游  
香雪海，驚夢醒，怨啼鴉。<sup>247</sup>

本闕詞為太清純粹記錄自身夢境的景象，詞中以「煙籠寒水月籠沙」作為詞的開頭，此為杜牧〈泊秦淮〉的詩句，<sup>248</sup>此處詞人襲用此作為開頭，是為暗示夢中景象位於江南，以江南河景作為夢中的背景，太清於夢中有「泛靈槎，訪仙家」的活動歷程，在夢中的詞人划著靈舟到訪仙人所在，路程中有著「一路清溪雙槳破煙劃」的移動過程，雙槳划過溪水以及溪水之上的煙幕，直到划過了小橋，便有「明月下，見梅花」之景致出現，船過小橋後，風景由煙霧滿布的仙家世界，轉換為明月與梅花，兩者共同佔據詞人的視角，眼前的明月以及梅花，交織而出「梅花萬樹影交加」的交疊影像，月光照耀下的樹影，與梅花佔據了畫面的主軸，並且推移至夢中世界的「山之涯，水之涯」，這個景象令其發出「澹宕湖天韶秀總堪誇」的讚賞，一切安靜的湖水、天空與花景，讓詞人驚豔到誇讚不已，並且有「我欲遍游香雪海」之豪志，就在詞人決定遍賞眼前美景時，忽然被周遭烏鴉的啼聲驚醒，因而對其有所怨念。

本闕詞為對夢中景象的描繪，詞人透過文字清晰的描繪出夢境所出現的景致，但太清於夢境景象中不僅描繪景致，如〈醉太平·辛未十二月初六日，夜夢一麗人，貌甚美，時樣宮妝，坐磐石對月鼓琴，聲音清粹，指法圓活。俟其曲終，予請其字，即轉琴背，有徑寸金字圖章一方，篆「華軒」二字，傍有小金字行書兩行，月下不甚了了。指其圖章以示予曰：「即此也。」予叩其所傳，答以曹和尚，俯笑曰：「非僧也，因年老發脫，故有和尚之稱。」言畢，欲行再鼓，忽被啼鳥驚覺。醒來譜此小令，以記其事〉<sup>249</sup>即是描寫夢境中所出現的人像：

風清月清，鸞鳴鳳鳴。誰家繡閣娉婷，借冰絲寫情。  
雲聲水聲，魚聽鶴聽。惱人好夢偏驚，是山靈化成。（自注：時居南

<sup>247</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07。

<sup>248</sup> 杜牧〈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太清於詞作中移用本詩之開頭表達夢中景象位於江南。

<sup>249</sup> 本闕詞之詞牌為〈醉太平〉，後方之題名於張璋編校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中置放於題名之下，並無標記為自注，故此題名為太清所書，非筆者於論文的書寫過程中筆誤。



### 谷霏雲館。) <sup>250</sup>

此次夢境有著「風清月清，鸞鳴鳳鳴」的景象，風與月皆清澈，一旁還有鸞鳳和鳴，詞人在此美景之下看見一位女子，並發出「誰家繡閣娉婷，借冰絲寫情」的疑問，眼前華麗的樓閣中，有位面貌婷婷的女子，透過琴弦描寫情感，琴弦發出「雲聲水聲，魚聽鶴聽」的美妙音樂，如雲如水的旋律，吸引魚與鶴前來旁聽，曲終之時太清欲想請該位女子再行譜琴，即被鳥啼驚醒，詞人僅能透過夢中女子印章上的「華軒」二字知其字號，但詞人想起此時居於南谷霏雲館，<sup>251</sup>故料定夢中女子為山靈前來夢中。

綜上所述，本節詞人所著之作皆為對夢境純然的描述，太清藉由詞的創作，讓讀者看見其夢中遊船賞景以及聽曲的景象，詞人透過文字細膩的描繪，清晰描寫自身夢境裡的夢中世界。

## 三、乘載人生的夢境

顧太清的生命進程經歷眾多磨難，其為大學士顎爾泰家族之後，出身極為高貴，但因家中受文字獄影響，已於出世前家道中落，因此受家庭緣故而流落大江南北，這些遊歷的經驗皆深深刻印於詞人的腦海中，除了於素日裡回憶之外，有時在夢境之中亦會出現成長過程之景象，然其夢境並未止於成長，有時詞人會在夢境的描繪之中，包裹著其對人生之感受，故筆者認為太清把「夢」視為一種載體，除了乘載著過往歲月的回憶，更透過對夢境的書寫，將人生的感悟隱晦的包裝進詞作之中。

如上文所述，顧太清詞作中關於人生的夢，除了往事的回憶外，亦透過夢抒發自身感悟，故於下文中將分為「成長歷程之夢」、「人生感懷之夢」，共計兩部分剖析太清詞中乘載人生的夢境。

### (一) 成長歷程之夢

太清成長的過程中經歷多地的遷移，諸如廣東嶺南、北京、閩南、江南，太清皆有詩詞創作回憶成長的歷程，如〈暗香·謝雲姜妹畫梅團扇·次姜白石韻〉即是透過描寫好友贈送的畫梅團扇，抒發三十年來夢境中所展現的廣東嶺

<sup>250</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98。

<sup>251</sup> 南谷為奕繪在世時即開始營造的別墅建築。





南景象：

風枝霽色。勝臨流萬點，吹開羌笛。日暮何人，翠袖凌霜一枝摘。寫出疏香冷韻，誰似小琅嬛仙筆。感昨日、團扇題詩，寄我伴吟席。南國。夜月寂。記庾嶺五湖，千樹堆積。少年歷處，卅載相思夢魂憶。愛此冰紈小影，竹葉撼、一窗晴碧。賴老手、姜白石，舊詞証得。<sup>252</sup>

詞的開頭即以「風枝霽色。勝臨流萬點」描繪畫中的梅花景色，畫中的梅花在純淨的天空之下受到風的吹拂，樹枝因受風而受到搖曳，爾後書「吹開羌笛。日暮何人」唱和姜白石，<sup>253</sup>然此處除了唱和之外，亦是點出團扇中具有一位女子，這位女子具有「翠袖凌霜一枝摘」的穿著，畫中女性穿著翠綠色的衣著，衣物上結著霜，手中摘著一枝樹上的梅花，這幅團扇上的繪畫讓詞人有了「寫出疏香冷韻，誰似小琅嬛仙筆」的誇讚，認為畫家功力高深，有如仙筆一般。

透過團扇上梅花的長成，太清聯想到自身的成長歷程，其云「少年歷處，卅載相思夢魂憶」詞人云即三十年用盡了夢境以及靈魂回憶，並以自身的成長經歷書寫「南國。夜月寂。記庾嶺五湖，千樹堆積」之景色，庾嶺以及五湖皆位於廣東境內，<sup>254</sup>故文中的南國即是標記出詞人曾前去的範圍，且廣東庾嶺就以梅花之盛聞名，故詞人由梅花聯想至生命歷程實為合理。詞中的南國、庾嶺、五湖三者，乘載了詞人生命的一段時光，儘管太清並未在詞中言明廣東一帶的生活對其有何意義，以及發生何事，但其在往後三十年的生命中，用夢境以及回憶乘載那段經歷，足能看出廣東的遊歷在其生命之份量。

太清由好友贈送的團扇開頭，並以梅花作為切入，聯想到三十年來的夢中場景，這種個人人生歷程的夢境，卻在整闕詞純然的描寫其所經歷的景色以及地點，並未提及自身對於此段人生的感受，然如上文所述，太清出嫁前的生活極為辛酸以及痛苦，在顛沛流離之中經歷的苦難與折磨之感受，可由〈定風波·惡夢〉中窺探：

事事思量竟有因，半生嘗盡苦酸辛。望斷雁行無定處，日暮，鵝鴿原上淚沾巾。  
欲寫愁懷心已醉，憔悴，昏昏不似少年身。惡夢醒來心更怕，窗下，

<sup>252</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94。

<sup>253</sup> 由題名可知，本闕詞使用姜白石〈暗香〉之韻，姜白石於〈暗香·舊時月色〉中書：「梅邊吹笛。喚起玉人」此處太清書「吹開羌笛。日暮何人」可為唱和姜白石作品之用。

<sup>254</sup> 江宇翔：《顧太清〈東海漁歌〉之花妍書寫》，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22 年，頁 13。



花飛葉落總驚人。<sup>255</sup>

太清書「事事思量竟有因」替書寫前的惡夢做出總結，詞人理解人生境遇皆有所原因，年少時的飄泊與遊歷，皆因家庭所遇而引起，其未在本闕詞中對自幼成長的家庭有所怨懟，也沒有對生命安排有所恨意，僅是以「半生嘗盡苦酸辛」替自己出嫁之前的生活做出總結，詞人在本闕詞將自身的人生分割為兩個部分，其一為出嫁前的辛酸生活，其二為出嫁後的圓滿家庭，<sup>256</sup>由詞的題名以及開頭的詞句即可理解，此次「惡夢」是關乎於出嫁前之苦痛經歷，那時的詞人有著「望斷雁行無定處」的遷移生活，人生無所安定的如同雁行，總因遇事而不斷遷移，這種遷移直至「日暮」也未能停歇，因為日暮過後仍是「鵲鴝原上淚沾巾」的生命經歷，鵲鴝為詩經典故<sup>257</sup>，詞人運用此典故言明成長之經歷，成長的歷程中與手足如同一隻無定所的雁子一般飛行，日落後成為鵲鴝，與兄長以及胞妹共同經歷成長過程的顛波。

詞的上半部，顯現出太清於夢境之中再度的經歷成長過程的苦痛，過往所過生活的折磨，讓詞人發出「欲寫愁懷心已醉」的感悟，夢境之中再度顯現苦痛之往事，這種往事的感受讓詞人有了酒醉般的心理狀態，心境進入了那痛苦的成長經歷且久久不能自己，這種憔悴的情緒與心靈，搭配上被驚醒的「昏昏」之感，才知道現今已經並非過去尚待成長的少女，但經歷那場夢境，仍有「惡夢醒來心更怕」的感受，儘管已知自身處於丈夫奕繪的宅邸，但經歷了剛剛那場惡夢，眼看窗外仍有「花飛葉落總驚人」的情緒，詞人看見房外花葉的凋謝與飛落，仍能讓其受到驚嚇與害怕，足能見夢境之中太清所經歷的苦難與折磨，定非文字所能表達。

## (一) 人生感懷之夢

太清的生命歷程有太多的波瀾以及苦痛，其總在人生相對安穩的階段創以抒發自身感懷，這種以感懷為主軸的書寫方式，與上一小節所著的成長歷程有所不同，本小節的所引之詞作，除夢境場景與自身生命歷程的連結之外，其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包裹於夢境之下，詞人於詞作中書寫夢中場景，但總有一隱

<sup>255</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94。

<sup>256</sup> 本闕詞收於《東海漁歌》的〈卷一〉，為太清寫作倚聲較為早期的作品，此時丈夫奕繪仍然在世，故詞人將自身的生命分為婚前與婚後，是極為合理的階段分割，雖後續學術上對太清生命的階段分析各有差異，但本處所言之生命的分期，即是依照太清於詞中對自身生命階段的分類，並非當今學術上對太清生命階段的分析。

<sup>257</sup> 《詩經·小雅·常棣》所記：「鵲鴝在原，兄弟急難。」太清於詞作中引用此典故，表示年幼時與手足間有段苦痛的成長歷程。



約的哀愁感藏匿於文章之中，如〈垂楊·秋柳〉即是由對秋柳的吟詠，回憶起過去夢境：

秋涼乍到。便長條踈地，柔絲縈繞。霧雨霏煙，無情不綰章台道。夢回十二紅樓悄。小橋外、夕陽偏照。閱行人、一樹彎腰，帶六朝風調。經過春風多少？任月白天空，驚鳥三繞。謝盡繁華，長堤落葉無人掃。青蛾不是當初貌。更對著、斷腸衰草。蕭疏客舍，寒蟬聲漸老。<sup>258</sup>

本闕詞之主題為對秋柳之吟詠，故在詞的開頭以「秋涼乍到」點明季節，以讓題目與文章之間的時間點相互符合。秋日的涼爽初到，眼前的柳樹有著「便長條踈地，柔絲縈繞」的樣態，長條的柳葉上有細絲纏繞，成為「霧雨霏煙」之姿，細絲纏繞的楊柳，構成了片片煙幕，詞人認定「無情不綰章台道」，這些楊柳都是有情感的，否則不會盤踞於章台道之上，章台道原指古代男子尋歡作樂的遊樂場所，但此處太清的使用更趨近於追尋愛情的道路，<sup>259</sup>關於對愛情的追尋，詞人聯想到過去於夢中所遇見的「夢回十二紅樓悄」，此處的「紅樓」並非指詞人為煙花女子，而是接續上述章台路為尋歡場所的典故，將自身所欲表現在江南時期對愛情追求的情緒包裝於文章的夢境之下，那片紅樓除了用典的寫作技巧外，也是以此書寫與丈夫在江南時曾共同看見的景致，那時有著「小橋外、夕陽偏照」的景象，詞人與丈夫眼前的柳樹是「閱行人、一樹彎腰」的樣態，在夢境中回到過去的太清，看見紅樓、小橋、夕陽、柳樹，共同建構出的景象，讓其認為此景如同六朝時定都江南的繁華景象。

於詞的後半，詞人以「經過春風多少」作為開頭，表面上而觀是為表現楊柳於此佇立多年，然實則是表達對自身開始衰老的擔慮，詞人於二十六歲才嫁至奕繪府上，距離本闕詞成詞的道光十五年，<sup>260</sup>已然過去十年，故三十六歲的太清，發出自身衰老的憂思不足為奇，儘管本闕詞是藉著楊柳進入夢境，以讓普通讀者徒留於表面的字面意義，但在詞的末尾，其留有「青蛾不是當初貌」一句，點醒了全詞並非徒留於表面，青蛾一詞完整了詞中所欲表現的是少女所

<sup>258</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01。

<sup>259</sup> 章台道所指為古代妓戶，歐陽修於〈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云：「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由詞中所書可知，章台路為富貴子弟尋歡作樂之所在，然本處所使用的「章台路」並非如此而用，表面上而觀詞人僅是透過歐陽修詞作中提及的楊柳，延伸至章台路，並且透過這層典故書寫江南紅樓之景象，然將其置入於文章的深層涵義解釋，楊柳為勾勒出詞人與丈夫回憶的植物，兩人在江南一帶相遇，並於相遇的十年後才得婚配，十年來在深閨的等待以及煎熬，於閨閣中望向外界的道路，那條道路是詞人等待良人前來的道路，是其追尋愛情的道路。太清使用「章台道」之典故，將自身情感寄託於楊柳以及夢境，也是符合其自身所處時代的學術背景，此時常州派漸佔據詞壇主流，常州派之學者談論意內言外以及比興寄託，此處章台道的使用，亦是活用此兩者之所出。

<sup>260</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頁 87。





遇，這位少女也不再擁有當年的面貌，而詞的上半透過夢境回到的江南景致，搭配上詞人的生命歷程，即能完整得知太清透過本次填詞，由秋柳夢迴過往江南與丈夫的情愛，直至現今柳樹的「謝盡繁華」之貌，擔憂起自身年老，如同柳樹一般的褪去繁華之相貌。

太清透過楊柳連接至夢境中年輕的自己，並隱隱抒發自身年老的感懷，然關於夢境以及年老，詞人不僅透過回到過去而書，如〈西江月·光緒二年午日夢遊夕陽寺〉即是透過夢境的內容，抒發自身來日無多的感受：

**尋得夕陽小寺，梅花初放厓阿。一灣流水繞陂陀，細路斜通略徇。  
好夢留連怕醒，偏教時刻無多。登山臨水樂如何，好夢焉能長作。<sup>261</sup>**

太清以「尋得夕陽小寺，梅花初放厓阿」作為詞的開頭，由題名可知，本闕詞成於光緒二年，為太清過世前一年而作，並且為《東海漁歌》所收的最後一闕詞，開頭的夕陽以及冬季所盛的梅花，為詞人用以暗示生命終尾，在面對生命的夕陽以及冬季來臨時，而有「好夢留連怕醒」的感受，自幼經歷大江南北的漂泊，又因罪臣之後而讓自身的婚嫁多受阻撓，儘管婚後與丈夫過上幸福的生活，卻因丈夫早逝以及府上流言，而被家中長輩趕出夫家，連住所都得靠變賣首飾才得遮風避雨，<sup>262</sup>爾後還需獨自扶養幾位幼兒長成，好不容易待孫子繼承爵位而得終身安穩的太清，發出了「偏教時刻無多」的感嘆，安穩的生活如同好夢，卻在此時發現自身生命所能剩餘的時間不多，夢境之中的登高覽勝如同現實之中安定生活下的遊樂，但不論是夢境與現實，兩者對於太清都是時刻無多，如同題名所述，本闕詞書於光緒二年，此時太清已然是七十八歲的高齡，面對近八十歲的人生，詞人也僅能發出「好夢焉能長作」的感嘆，真正安穩且不再有大變動的生活，太清直至晚年才真正得到，故此處的太清不僅吟詠午睡夢境中的完美，也是對現今穩定生活發出「好夢」的感受，卻因理解自身年紀以來日無多，便有「焉能長作」的哀嘆。

綜上所述，本節共計分為兩小節，第一小節為「成長歷程之夢」，詞人將其生命的經歷包裹進詞作之中，讓讀者透過詞作的閱讀，與其生命經驗作出對照，以詞作以及夢境的書寫進程，進入太清年幼的成長歷程；第二小節為「人

<sup>261</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98。

<sup>262</sup> 顧太清於〈七月七日先夫子棄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攜釧初二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賣以金鳳釧購得住宅一區，賦詩以紀之〉一詩的標題中清晰紀錄丈夫奕繪逝世之後的自身遭遇，丈夫於七月亡逝後三個多月，太清便奉家中長輩命令帶孩子搬離府邸，一時的決定讓詞人無所適從，連棲身之所都未得安排，只得變賣自身的金鳳釧，以得安居之所。



生感懷之夢」，太清透過作詞，將其對生命的感懷包裝於詞作之中，讀者必須理解詞人作詞的時間及其生命歷程，才得解釋詞作之感懷。

#### 四、為他者所著的夢境

顧太清婚前的交友經歷以及人際網絡現已不可考，但其於《東海漁歌》中留有眾多詞作紀錄其婚後生活，<sup>263</sup>這些紀錄日常的作品，除了描寫對生命歷程的記憶以及與丈夫奕繪的生活痕跡，還有一大部分的書寫內容涉及詞人或丈夫以外的他者，這些他者包括了友人、婢女或是友人的親眷，都在詞人書寫他者的範圍之內，而在此框架之下並以夢作為書寫軸心的作品，皆與別離有所相關，如〈江城梅花引·雨中接雲姜信〉即是書寫與好友分離後，好友信件送至詞人眼前之場景：

故人千里寄書來。快些開，慢些開，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別後炎涼  
時序改，江南北，動離愁，自徘徊。

徘徊，徘徊，渺予懷。天一涯，水一涯，夢也夢也，夢不見，當日裙  
釵。誰念西風翹首寸心灰。明歲君歸重見我，應不似，別離時，舊形  
骸。<sup>264</sup>

本闕詞以「故人千里寄書來」作為開頭，於開頭點破本闕詞所欲描寫之場景，題名所云之雲姜為太清好友，在《東海漁歌》中有眾多詞作提及雲姜，雲姜此次離開京城是為了護送母親返回揚州安葬，此事太清書〈人日雪中觀音院送雲姜夫婦幅謝太宜人柩歸揚州〉記之，北京與揚州之間的距離，詞人用千里表達雙方的遙遠，對於好友的書信詞人有著「快些開，慢些開」的猶豫，畢竟雙方的距離遙遠，詞人有著「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的憂慮，雲姜與太清兩人分隔於揚州以及京城兩地，雖然太清急於想要知道好友的消息，卻又害怕對方是否安全以及平安，這樣的憂慮皆是源於「江南北，動離愁」的情緒，兩人分於大江南北，詞人對好友有深刻的想念，這份想念經歷「別後炎涼時序改」的時間，兩人分別後又經歷了寒暑，且這樣的分別是「天一涯，水一涯」的遙遠，在山水兩隔之下，詞人把期望寄託於夢境之中，其謂「夢也夢也，夢不見」連續使用了三個夢，以表示自身對好友想念，並期望在夢境之中能夠遇見好友，儘管詞人有著如此的盼望，卻仍然無法在夢境之中遇見好友的到來，也夢不見

<sup>263</sup> 筆者此處所指之婚後生活，即為太清二十六歲婚嫁後的所有生命歷程，不論丈夫亡逝後或是孫子襲爵後，都包括於這個婚後生活之中，於此處不另區分。

<sup>264</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38。



分離時的「當日裙釵」，詞人等待隔年好友歸來，卻有著「應不似，別離時，舊形骸」的感嘆，經歷一年後容貌必定有所變化，太清此處所指為經歷這些寒暑，自身會有更加衰老之樣態。

太清透過收取雲姜的信件為題，作詞表達對好友的想念，並且表達自身於雲姜離開的期間，不斷的把與好友相聚的盼望聚焦於夢境之上，雖然未能於夢中實現這一願望，卻也透過詞作完整的表達對好友的思念之情，這種關乎於思念並且入夢的主題，在太清的詞作中不僅出現於好友之間，如〈鵲橋仙·夢石榴婢〉即是以詞懷念婢女：

一年死別，千年幽恨，尚憶垂髫初會。眼前難忘小腰身，侍兒里、此兒為最。

悠悠往事，不堪回首，空墮傷心清淚。夜深時有夢魂來，夢覺後、話多難記。<sup>265</sup>

石榴為太清之婢，由詞的內容而觀，此次夢境發生的一年以前，為石榴亡逝的時間，太清謂其「一年死別，千年幽恨」，石榴之死對於詞人而言，有恨千年之感，由詞中所書「尚憶垂髫初會。眼前難忘小腰身」的場景可以理解，詞人身為貝勒妾室，卻仍能記得周遭一位小婢的初見髮妝以及身材，足見太清對這位侍婢的重視，除了重視之外更有「侍兒里、此兒為最」的評價，由詞的上半而觀，太清由夢中醒來，夢中遇見的是其最為喜愛的婢女，這位婢女之死讓詞人有「悠悠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往事歷歷在目，而兩人的過往不堪提起，此處詞人所謂的「不堪」並非兩人關係有所不悅，僅是不捨的情感，這種不捨讓太清「空墮傷心清淚」的獨自傷感，爾後詞人將視角由夢境後的傷感，重新切換回夢境的描述，云石榴「夜深時有夢魂來」，石榴有時會到主人太清的夢境中找尋，每次醒來詞人對於夢境的內容都是「話多難記」的場景，只要石榴於睡夢之中來訪，詞人便會在夢中如同過往，有眾多話語彼此共享。

詞人透過夢境表達對亡逝婢女的懷念，並且顯露出主僕二人之間的深厚情感，此種透過夢境連接表達情感之作，於太清的筆下不僅出現於詞人自身的生命歷程中，如〈乳燕飛·題曇影夢痕圖〉（自注：孫靜蘭，許雲姜之甥女也，十二歲歿於外家。外祖母許太夫人為作是圖，題詠盈卷，遂次許淡如韻二闕。）即是以好友雲姜的甥女，以即其外祖母的雙重視角，共同描寫夢中世界以即分

<sup>265</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89-190。



離之情：

情網絲絲綰。問花神、飄香墜粉，是誰分判？才見花開花又落，不念惜花人惋。禁不得、猛風吹斷。總有游魂知舊路，奈匆匆、短劫韶光換。空悵望，海山遠。

優曇那許常相伴，照慈幃、殘燈尚在，夢回不見。十二碧城縹緲處，去去來來如幻。倩好手、圖成小卷。塵世自生煩惱障，暮年人、咄咄書空喚。司花史，瑤池畔。

峰髻芙蓉綰。月明中、翠崖千仞，洞門雙判。若有人兮翳蘿薜，綽約不勝哀惋。三十里、桃花紅斷。花不長紅人命脆，纔人間、十二星霜換。翛然往，碧雲遠。

揉藍衫子當時伴。夢依稀、婆娑老淚，怎禁重見。寫向圖中疑是夢，夢醒誰真誰幻空賺得、題詩盈卷。蓬島昆崙嬉游處，料不聞、拍枕千呼喚。青青草，小墳畔。<sup>266</sup>

由太清的自注理解，此次畫作題詞的背景為雲姜之甥女孫靜蘭過世，孫靜蘭的祖母按照其夢境製此圖，故太清在詞的開頭寫下「情網絲絲綰」表達親人對這位孩童的情感深厚，有如絲綢一般不會斷絕，詞人寫下「才見花開花又落」表達孫靜蘭十二而殤的哀戚，十二年的生命是「短劫韶光換」的短暫；上闕詞的下半遂進入圖畫中的夢境世界，開頭以「優曇那許常相伴」對應題名的「曇影」，外祖母在夢中看見優曇相伴於外孫左右，優曇於佛教中為無花果樹之意，<sup>267</sup>以此表明外孫女於外祖母的睡夢中，已然進入極樂世界，外祖母醒來時是「照慈幃、殘燈尚在」的場景，醒來時僅有一盞殘燈留存於視線之中，其欲重新入夢也只有「夢回不見」的找尋不到，只能依稀於「十二碧城縹緲處」隱約看見孫女，但十二碧城乃是仙人所居之處，<sup>268</sup>怎麼會是凡人所能窺探之地，故眼前是「去去來來如幻」迅速切換，以致在睡夢中未能看清外孫女所在何處，便離開夢中，起床之後外祖母「倩好手、圖成小卷」的聘人將夢中所遇繪畫成圖。

於詞的下闕開頭，即以「峰髻芙蓉綰」描寫夢中孫靜蘭的髮式，太清按圖尋夢後發現，好似在「月明中、翠崖千仞，洞門雙判」之處，有「若有人兮翳蘿薜」的藏匿，於月景、高崖以及仙界的大門處，好似有人依稀藏匿於蘿薜之

<sup>266</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92-193。

<sup>267</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頁 58。

<sup>268</sup> 碧城為仙居之所，而太清此處將碧城加上「十二」，並非是對孫靜蘭之年歲合於文章之中，而是出自李商隱《碧城》：「碧城十二曲闌干，犀闌塵埃玉闌寒」，太清所云之「十二碧城」便是由此典故而來。





後，詞人對於孫靜蘭之境遇發出「綽約不勝哀惋」之感，對於眼前早逝的女子感到惋惜，以「花不長紅人命脆」表達其於世間的短暫，短暫的只於人間經歷「十二星霜換」便撒手人寰；下闕的下半，太清將視角從圖紙上的找尋，重新切回夢境之中，並以「揉藍衫子當時伴」作為詞的開頭，描寫孫女於逝世那日的穿著，而外祖母於夢中有「婆娑老淚，怎禁重見」的情緒，外祖母於夢境中如何能承擔再次看見外孫女過世衣著的苦痛，這夢對外祖母更有「夢醒誰真誰幻」的感受，仍然分不清楚自己置身於夢境、現實，亦或是真正到達仙界觀看，於詞的最末，太清將視角切換至外孫女的視角，詞人相信此時的孫靜蘭定於「蓬島崑崙嬉游處」生活，孫靜蘭十二而殤，其到了仙界生活也當於此繼續遊樂，且由於真正到了仙界，其也聽不見家人「拍枕千呼喚」的悲鳴，對於孫靜蘭而言，現實世界僅是「青青草，小墳畔」的存在，其於家人的夢境以及情感都並非處於仙界的她能夠感受到。

本節將詞人為他者所著的夢境作出論述，以此理解太清如何以夢境作為情感的基底，依靠著夢境書寫內心對他者的想法以及情感，讀者亦是依循夢境，步步走進詞人內心世界，以此看見太清在詞作中對他者的念想與情緒。

## 五、結語

本文以顧太清詞集《東海漁歌》作為研究底本，試圖將詞作中的夢境與遙想，對應其生命的歷程以及經驗，做出深層的的意義解析，以此完整太清一生所著觀乎夢境詞作之內在意涵，以及解釋其中所蘊含的之生命經驗。

本文第二節為夢境景象的描繪，以太清詞作中的夢境景象作為分析對象，此處所云的夢境是太清純然的對夢中景象進行記錄以及描繪，如夢中所見的湖水、梅花，或是於夢中所見之聽琴場景，太清皆完整勾勒，以讓讀者透過文字，即能進入當時詞人所作的夢境世界。

於第三節中，筆者將詞作中的夢境置放於詞人的生命意義做出探析，共能分割為兩個部分，其一為成長歷程之夢，太清於此類型的倚聲之中，把夢境投射於成長的歷程當中，諸如過往遊歷的景致或是年少時遊歷的辛酸，皆包裝於夢境之中；其二為人生感懷之夢，詞人將對人生的感悟包裝於夢境之中，以此書寫自身年華漸去的感懷，或是生命即將終末的感嘆，兩者皆以夢境做為主軸，置於詞的寫作之中。





筆者於第四節擷取太清為他者所著之夢境，以分析其中意義及詞人念想，如對遠方好友的懷念，期望於夢境之中相遇，卻始終無法夢見、於夢境中遇見亡逝的婢女，或是透過夢境作為主題畫做的題詞，詞人皆把其作為自身詞作中的夢境主體，細微的寫下其中情感。

綜上所述，透過上述三節，可以完整顧太清《東海漁歌》之中所展現的夢境世界，不論是純粹對夢境的紀錄、由其生命經驗所發，或是為個人交往的他者而書，詞人都能完整的掌握，並將其所遇之夢，深刻的刻畫於文字之中，以讓讀者能於詞作的文字世界中，看見太清的夢中世界以及情感連結。



## 參考文獻

### (一) 專書部分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1月。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臺北：宏業書局，1982年9月。

李君、李良元等人主編：《唐宋全詞（上）》，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8月。

李君、李良元等人主編：《唐宋全詞（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8月。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金啟孫：《顧太清與海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

張菊齡：《曠代才女顧太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盧興基：《顧太清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5年7月。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12月。

嚴迪昌：《清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12月。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北：中華書局，2015年11月。

張彩云：《常州派詞評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



## (二) 學位論文部分

張雅芳：《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李映蓉：《顧太清《東海漁歌》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江宇翔：《顧太清《東海漁歌》之花妍書寫》，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22年。

